入蜀記/卷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入蜀記

◀上一卷

卷四

下一卷▶

八日。早，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，門庭氣象極閎壯。正殿為九天采訪使者像，衮冕如帝者。舒州灊山靈仙觀，祀九天司命真君，而采訪使者為之佐，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，太平曰通玄府，崇奉有自來矣。至太宗皇帝時，嘗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帔，仍命三年一易。神宗皇帝時，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額。兩壁圖十真人，本吳生筆。建炎中，李成、何世清二盜以廬山為巢，宮屋焚蕩無餘。先是山中有太一宮，摹吳筆於殿廡。及太平再興，復摹取太一本，所託非善工，無復髣髴。憩於雲無心堂，蓋冷翠亭故址也。溪聲如大風雨至，使人毛骨寒慄，一宮之最勝處也。采訪殿前有鐘樓，高十許丈，三層，累塼所成，不用一木，而櫚桷翬飛，雖木工之良者，不能加也。但鐘為塼所揜蔽，聲不甚揚，亦是一病。觀主胡思齊云：「此一樓為費三萬緡，鐘重二萬四千餘斤。」又有經藏亦佳，扁曰雲章瓊室。太平規模，大概類南昌之玉隆。然玉隆不經焚，尚有古趣，為勝也。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，寺正對香爐峯。峯分一支東行，自北而西，環合四抱，有如城郭，東林在其中，相地者謂之倒掛龍格。寺門外虎溪，本小澗，比年甃以塼，但若一溝，無復古趣。予勸其主僧法才去塼，使少近自然，不知能用吾言否。食已，煮觀音泉啜茶。登華嚴羅漢閣。閣與盧舍閣、鐘樓鼎峙，皆極天下之壯麗，雖閩浙名藍，所不能逮。遂至上方、五杉閣、舍利塔、白公草堂。上方者，自寺後支徑，穿松陰，躡石磴而上，亦不甚高。五杉閣前，舊有老杉五本，傳以為晉時物，白傅所謂大十尺圍者，今又數百年，其老可知矣。近歲，主僧了然輒伐去，殊可惜也。塔中作如來示寂像，本

宋佛馱跋陀尊者，自西域持舍利五粒，來葬於此。草堂，以白公記考之，略是故處。三間兩柱，亦如記所云。其他如瀑水、蓮池，亦皆在。高風逸韻，尚可想見。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，後屢亡逸，真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，包以斑竹帙，送寺。建炎中又壞於兵。今獨有姑蘇版本一帙，備故事耳。草堂之旁，又有一故址，云是王子醇樞密菴基。蓋東林為禪苑，始於王公，而照覺禪師常總，實第一祖。總公有塑像，嚴重英特人也。宿東林。

九日。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焚香。憩官廳堂中。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十八人像，謂之十八賢。遠公之側，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，謂之辟蛇童子。傳云，東林故多蛇，此童子盡拾取，投之蘄州。神運殿本龍潭，深不可測，一夕，鬼神塞之，且運良材以作此殿。皆不知實否也。然「神運殿」三字，唐相裴休書，則此說亦久矣。官廳重堂邃廡，廚廄備設，壁間有張文潛題詩。寺極大，連日遊歷，猶不能徧。唐碑亦甚多，惟顏魯公題名，最為時所傳。又有聰明泉，在方丈之西。卓錫泉，在遠公祠堂後，皆久廢不汲，不可食，為之太息。食已，游西林乾明寺。西林在東林之西，二林之間，有小市曰雁門市。傳者以為遠公雁門人，老而懷故鄉，遂髣髴雁門邑里作此市，漢作新豐之比也。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建寺。紹興十五六年間，方為禪居，褊小非東林比，又絕弊壞。主僧仁聰，閩人，方漸興葺。然流泉泠泠，環遶庭際，殊有野趣。正殿釋迦像，著寶冠，他處未見，僧云唐塑也。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，永公蓋遠公之兄。像下一虎偃伏，又有一居士立侍，不知何人。方丈後有塼塔，不甚高，制度古朴。予登二級而止。東廂有小閣曰侍賢，蓋往時館客之地，今亦頹弊。東、西林寺舊額，皆牛奇章八分書，筆力極渾厚。西林亦有顏魯公題名，書家以為二林題名，顏書之冠冕也。舊聞廬山天池塼塔初成，有僧施經二匣。未幾，塔震一角，經亦失所在。是日，因登望以問僧，僧云誠然。或謂經乃刺血書，故致此異。又云今年天池火，尺椽不遺，蓋旁野火所及也。晚復取太平宮路還江州，小憩於新亭，距州二十五里。過董真人煉丹井，汲飲，味亦佳。董真人者，奉也。

十日。史志道餉谷簾水數器，真絕品也，甘腴清冷，具備眾美。前輩或斥《水品》以為不可信；《水品》固不必盡當，然谷簾卓然，非惠山所及，則亦不可誣也。水在廬山景德觀。晚別諸人。連夕在山中，極寒，可擁爐。比還舟，秋暑殊未艾，終日揮扇。

十一日。解舟。吳發幹約待夔州書，因小留江口，望廬山。自到江州，至是凡十日，皆晴。秋高氣清，長空無纖雲，甚宜登覽，亦客中可喜事也。泊赤沙湖口，東北望，猶見廬山。老杜《潭州道林》詩云：「殿脚插入赤沙湖。」此湖當在湖南。然岳州華容縣及

此，皆有赤沙湖。蓋江湖間地名多同，猶赤壁也。

十二日。江中見物，有雙角，遠望正如小犢，出沒水中有聲。晚泊艣臍洑，隔江大山中，有火兩點若燈，開闔久之。問舟人，皆不能知。或云蛟龍之目，或云靈芝丹藥光氣，不可得而詳也。

十三日。至富池昭勇廟，以壺酒、特豕，謁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神。神，吳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。興霸嘗為西陵太守，故廟食於此。開寶中，既平江南，增江淮神祠封爵，始封褒國公。宣和中，進爵為王。建炎中，大盜張遇，號一窩蜂，擁兵過廟下，相率卜珓，一珓騰空中不下，一珓躍出戶外，羣盜惶恐引去，未幾遂敗。大將劉光世以聞，復詔加封。岳飛為宣撫使，大葺祠宇，江上神祠，皆不及也。門起大樓曰卷雪。有釘洲正對廟，故廟雖俯大江，而可泊舟。釘洲者，以銳下得名。神妃封順祐夫人；神二子，封紹威、紹靈侯；神女封柔懿夫人；皆有像。而後殿復有王與妃像偶坐。祭享之盛，以夜繼日。廟祝歲輸官錢千二百緡，則神之靈可知也。舟人云：「若精虔致禱，則神能分風以應往來之舟。」廡下有關雲長像。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者，豈各忠所事，神靈共食，皆可以無媿耶？徹奠，自祠後步至旌教寺。寺為酒務及酒官廨，像設斂量一屋，盡逐去僧輩，亦事之已甚者。富池，蓋隸興國軍。

十四日。曉雨，過一小石山，自頂直削去半，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。拋大江，遇一木柵，廣十餘丈，長五十餘丈。上有三四十家，妻子雞犬臼碓皆具，中為阡陌相往來，亦有神祠，素所未覩也。舟人云：「此尚其小者耳，大者於柵上鋪土作蔬圃，或作酒肆，皆不復能入夾，但行大江而已。」是日，逆風挽船，自平旦至日昳，纔行十五六里。泊劉官磯旁，蘄州界也。兒輩登岸，歸云：「得小徑，至山後，有陂湖渺然，蓮芰甚富，沿湖多木芙蕖。」數家夕陽中，蘆藩茅舍，宛有幽致，而寂然無人聲。有大梨，欲買之，不可得。湖中小采菱，呼之亦不應。更欲窮之，會見道旁設機，疑有虎狼，遂不敢往。劉官磯者，傳云漢昭烈入吳，嘗檥舟於此。晚，觀大黿浮沉水中。

十五日。微陰，西風益勁，挽船尤艱。自富池以西，沿江之南，皆大山起伏如濤頭。山麓時有居民，往往作棚，持弓矢，伏其上以伺虎。過龍眼磯，江中拳石耳。磯旁山上有龍祠。晡後，得便風，次蘄口鎮，居民繁錯，蜀舟泊岸下甚眾。監稅秉義郎高世棟來，舊在京口識之，言此鎮歲課十五萬緡，雁翅歲課二十六萬緡。夜與諸子登岸，臨大江觀月。江面遠與天接，月影入水，蕩搖不定，正如金虬，動心駭目之觀也。是日，買熟藥於蘄口市。藥貼中皆有煎煮所須，如薄荷、烏梅之類，此等皆客中不可倉卒求者。藥肆

用心如此，亦可嘉也。

十六日。過新野夾，有石瀨茂林，始聞秋鶯。沙際水牛至多，往往數十為羣，吳中所無也。地屬興國軍大冶縣，當是土產所宜爾。晚過道士磯，石壁數百尺，色正青，了無竅穴，而竹樹迸根，交絡其上，蒼翠可愛。自過小孤，臨江峯嶂，無出其右。磯一名西塞山，即玄真子《漁父辭》所謂「西塞山前白鷺飛」者。李太白《送弟之江東》云：「西塞當中路，南風欲進船。」必在荊楚作，故有中路之句。張文潛云：「危磯插江生，石色擘青玉。」殆為此山寫真。又云：「已逢斌媚散花峽，不泊艱危道士磯。」蓋江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為湍險難上。拋江泊散花洲，洲與西塞相直。前一夕，月猶未極圓，蓋望正在是夕。空江萬頃，月如紫金盤，自水中涌出，平生無此中秋也。

十七日。過回風磯，無大山，蓋江濱石磧耳。然水急浪湧，舟過甚艱。過蘭溪，東坡先生所謂「山下蘭芽短浸谿」者。買鹿肉供膳。晚泊巴河口，距黃州二十里，一市聚也。有馬祈寺、吳大帝刑馬壇。傳云吳攻壽春，刑白馬祭江神於此。自蘭谿而西，江面尤廣，山阜平遠。兩日皆逆風，舟人以食盡，欲來巴河糴米，極力牽挽，日皆行八九十里。蘇黃門謫高安，東坡先生送至巴河，即此地也。張文潛亦有《巴河道中》詩云：「東南地缺天連水，春夏風高浪捲山。」

十八日。食時方利，晡時至黃州。州最僻陋少事，杜牧之所謂「平生睡足處，雲夢澤南州」。然自牧之、王元之出守，又東坡先生、張文潛謫居，進為名邦。泊臨皐亭，東坡先生所嘗寓，與秦少游書所謂「門外數步即大江」是也。煙波渺然，氣象疎豁。見知州右朝奉郎直祕閣楊由義、通判右奉議郎陳紹復。州治陋甚，廳事僅可容數客，倅居差勝。晚，移舟竹園步，蓋臨皐多風濤，不可夜泊也。黃州與樊口正相對，東坡所謂「武昌樊口幽絕處」也。漢昭烈用吳魯子敬策，自當陽進駐鄂縣之樊口，即此地也。

十九日。早，游東坡。自州門而東，岡壟高下，至東坡，則地勢平曠開豁。東起一壟頗高，有屋三間，一龜頭，曰居士亭。亭下面南一堂，頗雄，四壁皆畫雪。堂中有蘇公像，烏帽紫裘，橫按笻杖，是為雪堂。堂東大柳，傳以為公手植。正南有橋，牓曰小橋，以「莫忘小橋流水」之句得名。其下初無渠澗，遇雨則有涓流耳。舊止片石布其上，近輒增廣為木橋，覆以一屋，頗敗人意。東一井曰暗井，取蘇公詩中「走報暗井出」之句。泉寒熨齒，但不甚甘。又有四望亭，正與雪堂相直，在高阜上，覽觀江山，為一郡之最。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。坡西竹林，古氏故物，號南坡。今已殘伐無幾，地亦不在古氏矣。出城五里，至安國寺，亦蘇公所嘗寓。兵火之餘，無復遺迹，惟遶寺茂林啼鳥，

似猶有當時氣象也。郡集於棲霞樓，本太守閻丘孝終公顯所作。蘇公樂府云：「小舟橫截春江，臥看翠壁紅樓起。」正謂此樓也。下臨大江，煙樹微茫，遠山數點，亦佳處也。樓頗華潔。先是郡有慶瑞堂，謂一故相所生之地，後毀以新此樓。酒味殊惡，蘇公齎湯蜜汁之戲不虛發。郡人何斯舉詩亦云：「終年飲惡酒，誰敢憎督郵。」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，以為自京師之外無過者。故其詩云：「我初謫官時，帝問司酒神，曰此好飲徒，聊給酒養真。去國一千里，齊安酒最醇。失火而得雨，仰戴天公仁。」豈文潛謫黃時，適有佳匠乎？循小徑繚州宅之後，至竹樓，規模甚陋，不知當王元之時，亦止此邪？樓下稍東，即赤壁磯，亦茆岡矣，略無草木。故韓子蒼待制詩云：「豈有危巢與栖鶻，亦無陳迹但飛鷗。」此磯，圖經及傳者皆以為周公瑾敗曹操之地，然江上多此名，不可考質。李太白《赤壁歌》云：「烈火張天照雲海，周瑜於此敗曹公。」不指言在黃州。蘇公尤疑之，賦云：「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？」樂府云：「故壘西邊，人道是，當日周郎赤壁。」蓋一字不輕下如此。至韓子蒼云：「此地能令阿瞞走。」則真指為公瑾之赤壁矣。又，黃人實謂赤壁曰赤鼻，尤可疑也。晚，復移舟菜園步，又遠竹園三四里。蓋黃州臨大江，了無港澳可泊。或云舊有澳，郡官厭過客，故塞之。

二十日。曉，離黃州。江平無風，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。多奇石，五色錯雜，粲然可愛，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。挽行十四五里，江面始稍狹。隔江岡阜延袤，竹樹葱蒨，漁家相映，幽邃可愛。復出大江，過三江口，極望無際。泊戚磯港。

二十一日。過雙柳夾，回望江上，遠山重複深秀。自離黃，雖行夾中，亦皆曠遠。地形漸高，多種菽粟蕎麥之屬。晚泊楊羅洑，大隄高柳，居民稠眾，魚賤如土，百錢可飽二十口，又皆巨魚。欲覓小魚飼猫，不可得。

二十二日。平旦微雨。過青山磯，多碎石及淺灘。晚泊白楊夾口，距鄂州三十里，陸行止十餘里。居民及泊舟甚多，然大抵皆軍人也。

二十三日。便風掛帆。自十四日至是，始得風。食時至鄂州，泊稅務亭，賈船客舫，不可勝計，銜尾不絕者數里。自京口以西，皆不及。李太白《贈江夏韋太守》詩云：「萬舸此中來，連帆過揚州。」蓋此郡自唐為衝要之地。夔州迓兵來參。見知州右朝奉郎張郯之彥、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謝師稷。市邑雄富，列肆繁錯，城外南市亦數里，雖錢塘、建康不能過，隱然一大都會也。吳所都武昌，乃今武昌縣。此州在吳名夏口，亦要害，故周公瑾求以精兵進住夏口。而晉武帝亦詔王濬、唐彬，既定巴丘，與胡奮、王戎共平夏口、武昌，順流長驅也。自江州至此七百里，泝流，雖日得便風，亦須三四日。韓文

公云：「盆城去鄂渚，風便一日耳。」過矣，蓋退之未嘗行此路也。

二十四日。早。謝漕招食於漕園光華堂。依山亭館十餘，不甚葺。晚，郡集於奇章堂，以唐牛思黯嘗為武昌節度使也。

二十五日。觀大軍教習水戰。大艦七百艘，皆長二三十丈，上設城壁樓櫓，旗幟精明，金鼓鞺鞳，破巨浪往來，捷如飛翔，觀者數萬人，實天下之壯觀也。

二十六日。與統、紓同遊頭陁寺，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。山繚繞如伏蛇，自西亘東，因其上為城，缺壞僅存。州治及漕司，皆依此山。寺毀於兵火，汴僧舜廣，住持三十年，興葺略備。自方丈西北躡支徑，至絕頂，舊有奇章亭，今已廢。四顧江山井邑，靡有遺者。李太白《江夏贈韋南陵》詩云：「頭陁雲外多僧氣。」正謂此寺也。黃魯直亦云：「頭陁全盛時，宮殿梯空級。」藏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，唐開元六年建。蘇州刺史張庭珪溫玉書。韓熙載撰碑陰，徐鍇題額，最後云：「唐歲在己巳，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，前鄂州唐年縣主簿祕書省正字韓夔書。」碑陰云：「乃命猶子夔，正其舊本，而刊寫之。」以是知夔為熙載兄弟之子也。碑字前後一手，又作「溫」字不全，蓋南唐尊徐溫為義祖，而避其名，則此碑蓋夔重書也。碑陰又云：「皇上鼎新文物，教被華夷，如來妙旨，悉已徧窮，百代文章，罔不備舉，故是寺之碑，不言而興。」按此碑立於己巳歲，當皇朝之開寶二年，南唐危蹙日甚，距其亡六年矣。熙載大臣，不以覆亡為懼，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，教被華夷，固已可怪。又以窮佛旨，舉遺文，及興是碑為盛，誇誕妄謬，真可為後世發笑。然熙載死，李主猶恨不及相之。君臣之惑如此，雖欲久存，得乎？唐制，節度使不在鎮，而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任，則云知節度事，此云知軍州事，蓋漸變也。唐年縣，本故唐時名，梁改曰臨夏，後唐復，晉又改臨江，然歷五代，鄂州未嘗屬中原，皆遙改耳。做此碑開寶中建，而猶曰唐年也。至江南平，始改崇陽云。簡棲為此碑，駢儷卑弱，初無過人，世徒以載於《文選》，故貴之耳。自漢魏之間，駸駸為此體，極於齊梁，而唐尤貴之，天下一律，至韓吏部、柳柳州，大變文格，學者翕然慕從。然駢儷之作，終亦不衰。故熙載、鍇號江左辭宗，而拳拳於簡棲之碑如此。本朝楊、劉之文擅天下，傳夷狄，亦駢儷也。及歐陽公起，然後掃蕩無餘。後進之士，雖有工拙，要皆近古。如此碑者，今人讀不能終篇，已坐睡矣，而況效之乎？則歐陽氏之功，可謂大矣。若魯直云：「惟有簡棲碑，文章巋然立。」蓋戲也。